



人物

五一回皖北老家，车缓缓驶过薛湖村。村口的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，蝉鸣声声里，熟悉的旧屋与炊烟，一下子把我拉回少年时光——从初中起，每个寒暑假，我都守在这里，陪着爷爷，守着他那间供销社代销点。总怕岁月无情，若不把思念落笔成文，那些温暖的记忆会渐渐模糊，爷爷一生坚守的信义风骨、经商传奇，也终将被风吹散。于是提笔，以心为墨，追忆我最敬爱的爷爷——马保坤。

爷爷在家中排行老四，辈分尊长，乡邻皆敬重地称他“四叔”“四老爷”。幼时我与他相见甚少，只知他在五六里外的薛湖开着百货店，村里人提起他，语气里全是敬佩。每年初一拜年才见到他：身形高大微胖，面容严正，不怒自威，是我童年里遥远而敬畏的模样。1987年，我小学毕业，爷爷的百货店转为自家承包。我要去八里外的马集上初中，他便叮嘱我：节假日、星期天就来店里搭把手。

彼时的皖北乡村，商品尚未完全放开，煤油尚需凭票供应。薛湖庄是村委会所在地，青砖墙、黑瓦顶，村口一条土路贯穿南北。周边四五里的乡亲，都认准爷爷这一家店。每逢雨天，乌云低垂，泥泞遍地，庄稼人无法下地，小店便人头攒动，人声鼎沸，吆喝声、说

薛湖风暖

马健

笑声、碗筷碰撞声，混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，热闹得像过节。

生意长盛不衰，从不是偶然。一靠货品齐全，二靠质量过硬，三靠爷爷刻在骨血里的诚信。他十四岁外出学徒，挑着两桶水往返河堤，烈日暴晒、风雨兼程，只为学一身正经经营之道；十八岁独当一面，自立门户；二十一岁便执掌店铺，手下已有七八个伙计，生意从西阳镇，一路做到涡阳、蒙城、蚌埠，百货、五金、食盐，样样做得风生水起。

他待人不分老幼，买卖不欺分毫，常说：“若做生意缺斤少两，我就对不起我的三个孙子。”

在爷爷来薛湖之前，此店几任经营者皆与乡邻不和，难以久留。唯有爷爷，以真心待人，以信义立身，把一间普通代销点，活成了全村的“心之所向”。

爷爷一生意志如钢，恪守从商做人之道。他说，干生意要耐得住寂寞。为守好这家店，他数年不曾离开薛湖，在这片乡土上守了近二十载，外出次数屈指可数。清晨，他迎着朝霞开门营业；夜晚，伴着星光清点

账目。年轻时因经商应酬，烟酒皆重，可一旦决心戒烟，便此生再未碰过一口。这份定力与自律，如皖北的黄土一般，厚重而坚定。

他每日读报，每日写日记，数十年如一日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他伏案提笔，字迹工整，记录生活，也坚守初心。反观我屡屡立志却半途而废，每每想起，自愧不如。

他家教极严，律己更严。不许家人赌博，不许子弟轻浮，长幼有序，规矩分明。即便我已中师毕业，家中来客仍不能同桌吃饭；他用店里的包装纸教我练毛笔字，让伯父教我打算盘，盼我立身成才，可惜我未能坚持，至今心怀愧疚。

作为长孙，我深得爷爷偏爱。他常对外人夸我记性好、懂生意；记得有一年冬天天寒地冻，我的手冻得溃烂，爷爷四处寻来偏方，在炉火边细心为我涂抹医治，至今手上都没留冻根；我中考落榜，他催促父亲为我争取复读机会；我上学归来，他总托人从老家集市捎来新鲜蔬菜、猪肉，还从乡亲们家买土鸡，站在村口老槐树下，满心骄傲地向人宣告：我孙子回来了。如今，爷爷已离开近三十个春秋，可每次车过薛湖，风掠过麦田，吹过老槐树，拂过代销点的旧墙，我就想起他。

薛湖依旧，风暖如故。

行走

凤凰木

查鸿林

从潮汕机场往汕头市区去，一路上，看到许多火红如炬般的树，树干为柄，绿叶托举着红花如盘，花火红鲜艳，开得热烈、奔放、无惧，煞是好看，令人激动。我兴奋地问身边的驾驶员，他说那叫火焰树。第一次听说这树名，我暗暗记下。

次日，在市区游玩，公园里、道路旁、街头小花园，三三两两，或大或小，随处可见它火红热烈的身影。我走近它仔细观看，三五米高的有，十来米高的也有，树皮灰褐色，树冠扁圆开阔，花开在叶根高出叶面且密集，叶子青绿，呈二回偶数羽状复叶，像幼雀张开的翅膀，细密似羽毛般好看。花大小不一，喇叭状，一簇一簇，多为六七厘米长，花瓣5枚，其中1枚带黄白斑，花房鲜红逐步过渡为橙红卸妆。我开始搜索它，原来它是豆科凤凰木，属落叶大乔木，别名凤凰花、红花檵木、火树，五至七月是盛花期，在我国华南地区的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海南、台湾等地广泛栽培。

坐在公园长凳上的一位古稀老人看我如此关注凤凰木，主动微笑着问我，你不是本地人吧。我也笑着回答，您是如何知道的。他有点自信地说，我们本地人对这花很熟悉了解，不会像你这样如此兴趣浓厚似初见。我如实告诉他。长者说，它叫凤凰木，是外来种族，原产地马达加斯加，是马达加斯加的国树，明代末期由葡萄牙人带入澳门，后扩散到广东，直至在华南地区普及广泛栽培；目前它是汕头的市花，还是汕头大学的校花。我很感谢长者无私给我普及这么多的知识，点头赞许，不错，不错，这花讨人喜欢。

我落坐长者身边，好奇地追问，这花应该有故事吧。他说是，不过也是听来的，都是传说。他思考一下说，相传观音菩萨的瑶池里有株千年并蒂莲，双花同枝，相爱相依，因触犯清规，观音将其投入三昧真火，二莲宁死不分，在烈焰中化为两只火凤凰，冲天而去。凤凰振翅时，羽毛飘落人间，落地生根，长成“叶如飞凰之羽，花若丹凤之冠”的凤凰木，所以，人们把这树象征着忠贞与重生。长者继续说，这是神话故事，同时相传的还有一个爱情故事，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，一位名叫凤凰的姑娘与英俊渔夫相恋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渔夫隔段时间就要出海，一出海就多日才归，让姑娘担忧不已，有次渔夫出海，姑娘依依不舍，渔夫指着门前的一棵树许诺：“树开红花，我便归来”。渔夫出海后，凤凰日日在树下守望，渔夫数日不归，姑娘泪洒树根，年复一年，有一年树终开烈焰红花，而渔夫仍未归来，于是凤凰姑娘化鸟绕树哀鸣奔海而去。长者说的唏嘘，我也听得感动。

一日早晨，和导游交流凤凰木，说起与长者相遇的经过和这些故事。导游说他也听说过，同时还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年，湛江的一棵百年凤凰木遭遇强台风，被连根拔起，主干倾斜倒地，被锯断后仅留下少许残桩，众人以为这树枯死，不料三个月后，残桩开始抽新芽、长新枝，根系顽强复苏，渐渐长出一棵大树，让人们想起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诗句来，赞叹凤凰木强大的生命力。导游的故事，让我对凤凰木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，想象着那棵顽强不屈、跌倒爬起、傲然挺立的凤凰木精神。

阅读

最美是书香

王静雯

“二月杨柳醉春烟，三月三来山青草漫漫，最美是人间四月的天，一江春水绿如蓝……”手机里的歌声飘出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收拾书桌上一个冬天攒下的零碎。歌曲的调子软软的，像刚化开的冻土，带着一股子湿润润的暖意。手底下的东西杂乱得很，我把它们归拢到一块，便露出一本书来，鲁迅的《伤逝》。

我拿起它，随手翻开来。记忆这东西真是奇怪，明明记得头一回读《伤逝》，是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。那时窗外呼呼地刮着北风，屋里暖气开得热热的，我窝在被窝里，一口气读完后，心里堵得发慌，像是压了块冰。涓生和子君的故事，就那么沉甸甸地搁在那儿，一个冬天都没化开。可如今翻开，那些句子一个个跳进眼里，竟还是新鲜的，带着初次见面时的锐利。子君说“我是我自己的，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”那句话时的果决，涓生后来在胡同里独自面对空虚时的彷徨，还有那条胡同里，终于只剩了一个人的脚步声——都还清清楚楚地在那儿，一分一毫都没模糊。

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在书页上铺了一层淡淡的金。我忽然发觉，这故事放在春天里读，竟有了些不一样的滋味。冬天读它，只觉得冷，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。可此刻，窗外有鸟在叫，有小孩在楼下玩闹，有不知从哪家的食堂窗户外飘出的菜香气，再读这同一个故事，却读出些别的什么来。

涓生等待子君来访时，不也是怀着春天一样的心情吗？“在久待的焦躁中，忽然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，是怎样的一瞬间的狂欢呵！”我念到这一句，竟不自觉地笑了。那样的等待，那样的欢喜，是只有春天里才有的心情，不管

外面的天气如何，心里总有一个角落是暖的。还有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、谈打破旧习惯、谈男女平等时的那些夜晚，那些“透彻的、深入的”交谈，那些因为懂得而生的温柔——不也像春天的花苞一样，曾经饱满地、充满希望地鼓胀过吗？

我合上书，望着窗外出神。阳光比先前又亮了些，楼下几棵柳树的枝条，已经泛出淡淡的鹅黄，轻轻地在风里摇动。有个老人牵着孩子走过，孩子指着树上叫：“妈妈你看，芽芽！”老人便停下来，抱着孩子凑近了去看。

我想起子君离开后，涓生一个人回到那间空屋时的情形：“依然是这样的破屋，这样的板床，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，但那时使我希望，欢欣，爱，生活的，却全都逝去了。”那样空落落的冷清，大约比这窗外的春天要冷上一百倍。可也正因为读到了这份冷，我才格外觉得眼前这寻常的春景珍贵——那孩子的手指，那老人脸上的笑，那柳枝上刚冒头的鹅黄，都像新洗过一样，鲜鲜亮亮地戳在那儿，告诉你日子还在过，春天还会来。

忽然想起书里那只叫阿随的小狗。子君走后，涓生不愿再留着它，便把它带到西郊去，“放在一个并不很高的土坑里”。他往回走时，还听见它在坑里叫，“叫得很像孩子学话”。可后来他终于还是回了城，把那些都忘了。倒是阿随，过了好些日子，竟然自己找了回来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却还是回来了。每次读到这里，我总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揪了一下。阿随不懂得那些什么大道理，它只知道那个家，那两个曾经待它好的人。它回来，大约是想找回那个春天罢——虽然那春天，早就没了。

我重新翻开《伤逝》，决定从第一页再读起。窗外的春色闹人，而书里的故事，还静静地等着我。

诗词

初夏偶得三题

张武扬

观外孙女翕岑学乒乓即咏

起落玉丸如素羽，方台七尺去来今。
横斜攻守移双脚，浅笑腾挪励寸心。
挥拍敲肩犹自乐，凝神转首几回吟。
球持汗水沾襟处，尽兴追欢是翕岑。

毫耄伉俪赏紫藤有寄

新晴夜雨花盈树，毫耄齐眉扶彩章。
鹤发相携趣曲径，童颜着意沐斜阳。
沉吟莺啭流光暖，漫语燕回雅韵长。
疏影憧憧酬笑靥，诗心浩荡晚凝香。

赞《荣国品郎》

雅论珍邮载锦绣，春秋一卷誉担肩。
百篇方寸藏今古，四海风云映海天。
久抱沉痾题句始，犹怀遐梦着鞭先。
潜心考据凝心血，尽览烟霞韵万千。

贺徽风皖韵诗社陶芝源
果蔬诗企文化交流基地揭牌

王家富

诗企相携赴野畴，红绸启处雅音流。
林丰果实风光美，水聚家禽景致幽。
助力兴农开伟业，率耕沃土润平丘。
揭牌尽写园中最，基地同枝争上头。